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复 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石枕川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СКРЕСЕНИЕ

根据 Москв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2 томах》
1983 年版译出

复 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石 枕 川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75 印张 5 插页 360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0

ISBN 7—224—04433—4/I·967

(简精)定价:21.00 元

· 总 序 ·

从上高小时，我就有读长篇小说的嗜好。长篇小说结构宏大，情节曲折，绘声绘影，引人入胜。一本书常常读得废寝忘食，不读完不肯放手，眼睛读成了高度近视，我却无怨无悔。开始主要是读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稍后便接触到世界名著。当时几乎是不加选择，凡是能借到手的，便尽兴去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大约到高中时，我便读完了《茶花女》《古丽雅的道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利场》等。尤其是泰戈尔的《沉船》，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男女主人公那传奇般的经历、细腻的感情世界、诗一样的意境，打动着好奇心。我读着读着，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家人，忘记了学校，好像进入了一处无边无际的宝地。

考入外语学院后，更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在高大的书架中徘徊，我在无涯的书海中遨游。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新华书店里重新又出现了《十字军骑士》《基督山恩仇记》《十日谈》时，我一古脑儿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们买回，珍藏起来，真是比得了宝还高兴。尤其没有想到的是，年届不惑之时，竟然投身出版业，干起出书这行当，可谓“歪打正着”吧！

而今已年过半百，从事出版工作也有了十几个年头，虽然不像作家那样著作等身，但自己偶尔舞文弄墨，年深日久，竟然也出版了十多部书，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闲时回味起来，才觉得自己从读名著中受益匪浅，既增长了知识，也学会了主要的写作方法，它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对自己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你思如泉涌，使你下笔如有神助。正因为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才想在序里把自己得益于中外名著的心得告诉大家，以便更多的人受惠。

文学是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而文学大师所提供的经典作品，则反映的是浓缩了的社会，描写的是典型化了的典型人物，是人生的百科全书。每个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和喜欢文艺作品的初学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和得到借鉴。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创作的大型丛书《人间喜剧》，就是试图反映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原计划写一百四十三部小说，后来实际完成了九十六部。他自己把这部关于社会风情的大型丛书分为六个场景，每个场景中都有精湛的代表作。如个人生活场景中的《夏倍上校》，外省生活场景中的《欧也妮·葛朗台》，巴黎生活场景中的《高老头》，乡村生活场景中的《乡下医生》，政治生活场景中的《舒安党人》等。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那辛辣的笔触，无声的幽默，出神入化的讽刺，炉火纯青的语言，总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观念的升华，文化的熏陶，情操的陶冶，知识的更新，历史的沉思。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完美的艺术享受。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说道，他是一个“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

义历史。”

文学反映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如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全书共写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1805—1820年），它不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俄法战争的历史画卷吗？作家以如椽之笔，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伟人和那场令人痛恨的战争。它既是小说，又是历史，如写保罗吉诺会战，就像作者身临其境一般。类似这种体裁的名著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不少当代读者，不是从历史，而是从小说中了解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以及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也是小说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是一座宝库，世界名著则是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遗产，继承这些文化硕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我国古老文明在新形势下革故鼎新，使其更具朝气，更有活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和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我国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广泛吸取外国文学中有益的东西，才能发展和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学。下面，我想就自己见闻所及，粗略地介绍一些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有些则只提些书名，就算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份书单吧！

说起世界优秀文学，就不能不提到享誉世界的欧洲最古老的文学——古希腊文学。其主要作品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都是以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史诗描写希腊人用了三十年的功夫，竭尽全民族的力量，才用木马计攻下了特

洛亚。在史诗中，希腊神话中的天神、爱神、海神、战神、日月之神、智慧之神都已出现。这些人格化了的神和神化了的人是时代的产物，并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上，在各国交往中，如果连希腊诸神都一无所知的话，是会显得愚不可及的。文学起源于神话，这大概是被中外各国的历史所证明的。

希腊神话中令人难忘的伟大英雄是普罗米修斯，他用泥土和河水创造了人类，又用茴香管把天火盗至人间，使人间出现了光明。他被天神宙斯用链子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让贪婪的鹰啄食他的肝脏，但他永不屈服，永不低头，永无悔。马克思曾说过：“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教者。”大文豪高尔基评价说：“普罗米修斯是人类世界上最被爱好的不朽形象之一。”这样不朽的艺术形象多少年来一直在欧洲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稍微懂得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他的英名。

再如欧洲中世纪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但丁的《神曲》，它是中世纪各种学术发展的综合产物，又是近代文化的序曲。它一面攻击教会的腐化堕落和残酷剥削，又一面鼓吹人们苦苦修炼，争取到达天国乐园。作为作家，但丁具有两重性，但他爱国家、爱民族，以及对天主教的痛斥和对社会上形形色色不道德行为的批判，都体现了人民性。伟大导师恩格斯说过：“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神曲》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同时又反映出近代思想的萌芽，它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导，对“文艺复兴”运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十五至十六世纪一个伟大的改革运动。恩格斯曾说：“这是一个需要和产生思考力、热情和性格方

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说到“文艺复兴”，人们便想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油画，其实，不仅在绘画，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巨人和巨著，其中，首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这部反封建、反教会、反僧侣的旷世奇书，如一把匕首，刺向那反动封建的社会，似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他如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更有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塞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反封建、反宗教的人道主义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来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矛头指向封建贵族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教会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并且更为彻底。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文艺复兴”时期宣扬的人道主义提高到政治性原则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佳作，如英国但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被誉为“第一本真正称得起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至今仍得到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此外，英国小说家撒木尔·理查生的两部长篇《巴美娜》和《克拉丽莎·哈娄》，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法国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哲学小说《小大人》，德尼·狄德罗的《修女》《拉摩的侄儿》，法国启蒙运动领袖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新爱洛依丝》，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都有相当的知名度。这些小说和后世长篇小说相比虽稍嫌稚嫩，哲学或议论味道较浓，但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世界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中，占有一

定的位置。

十九世纪是各国长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和百花齐放的时期，尤其是欧洲诸国与俄国更为突出，举世公认的不少名著均产生在这一时期。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勃朗特姊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俄国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里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真是色彩纷呈，诸家并出，各种流派的作品美不胜收。美国毕采·师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名《黑奴吁天录》），深刻揭露了灭绝人性的种族歧视，描写了黑奴们那暗无天日的生活，鞭挞了农场主惨无人道的野蛮罪行，在当时反响强烈，对废奴运动起了相当大的进步作用。美国文学起步虽晚，但一开始就向现实主义过渡，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长篇小说的创作也更加成熟，更具有活力，出现了不少史诗般的作品。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法国莫泊桑的《俊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以及德莱塞的三部曲《金融家》《巨人》《斯坦噶》和《天才》等。

书海茫茫，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尤其是近现代的一些世

界名著，如《老人与海》《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飘》等，已是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了。在劝大家读世界名著的时候，我也不赞成大家再像我当时那样不加分析、随心所欲地去乱读一气，而是要有一定目的，有一定的选择。尤其是欧美文学，它诞生在资本主义的国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烙印，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充斥书中，我们必然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条分缕析，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书中的人和事，要抛弃资产阶级的糟粕，以便保留各民族文化中的珍品，切不可囫囵吞枣，全盘接受，这是我们在读外国世界名著时应该遵循的方针。

我社在出版这套世界名著时，精心地作了选择，一是尽量照顾到世界各国，以保证其广泛性；二是非精品不选，不搞滥竽充数，坚持质量第一。在译本的选择上，择善而从，一律用原版文字翻成汉语，不搞从其他语种转译，以便尽量接近原貌。译文均以现代白话文为准，译者均是国内各方面的名家。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套书是为青年人编选的。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踏进这崇高的文学殿堂，去领略名著的魅力，去丰富自身的阅历，去积累宝贵的经验，去创造明日的辉煌。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我相信这套世界名著译丛一定会帮助更多的青年人成才，新的文学巨匠会在他们之中产生，让这套丛书托起更多明天的希望，去造就祖国的栋梁。

如果读者对选目和译文的质量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我们将不断地改正缺点和不足，使这套丛书臻于完善。

周鹏飞

1996.7.31 于西安·逍遥斋

· 一个寻求真知的人的心路历程 ·

——《复活》译序

石枕川

《复活》这部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自本世纪初便已开始译介到我国，一百年来曾为它展开过无数次讨论，评论文章何止车载斗量！现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重译，抚今追昔，不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故略陈感怀，以就教于读者和学界专家同仁。

我想说的是：第一，小说的情节是写聂赫留朵夫如何完善自我、忏悔过去、分田散产、皈依宗教的过程，亦是写一个寻求真知者的人生探索和心路历程；第二，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劝说世人注重伦理道德；第三，书中引用《圣经》中的众多说教，乃是为了达到完善自我这一目的。说《复活》是部社会小说当然不错，但若把它看成是道德伦理小说，可能更为准确。

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两种对停滞的社会生活进行重构的途径：一条是通过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革，另一条则是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或道德的匡正。托尔斯泰在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中极力主张的正是后者，即完善道德情操的途径。这既是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也是他的文学审美追求。

可是长久以来，对待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这是他全部著作的核心——却缺少积极的评价。这出于多种原因。由于出发点不同，评论家往往说它背离革命、背离现实等等。在今天，我觉得，不但觉得，而且认为有重新审视这位作家的学说的必要。经验证明，重建社会生活如不注意到人在道德方面的自我改造和完善，将不会得到应有的效果。

托尔斯泰是思想的艺术家的。书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艺术形象与其说是性格的典型，还不如说是思想的典型。托尔斯泰的思想就活在他创造的艺术典型里。当然，聂赫留朵夫不等于托尔斯泰自己，但在聂赫留朵夫寻求真知的探索中却可看到作者本人的追求。这种追求主要表现在理念上，道德观念上。托尔斯泰的立场既内在于聂赫留朵夫，又外在于聂赫留朵夫。

在托尔斯泰看来，凡是人，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芽。他写道：“有一种极为常见及普遍的迷信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一成不变的本性，或是善良的，或是凶恶的，或是聪明的，或是愚蠢的，或是精力充沛的，或是冷漠疲倦的，等等。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谈论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精力充沛之时多于冷漠疲倦之时或者相反，但若触及具体的人，说他生来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生来凶恶或者愚蠢，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实在失之公平。人好比是一条河，河里的水全都一样，没有分别，但有的地方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面宽广，水流平缓，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冰冷，有的地方温暖。人也一样，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芽，有时流露出这一种本性，有时流露出那一种本性，他常常显得面目难辨，其实他还是他。”作者接着写道：“有些人身上这类变化尤其突出，聂赫留朵夫便属此类。

他变化的原因有生理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作者以此说明，他的男主人公并非什么“超人”，聂赫留朵夫从一个纯洁无瑕的青年到堕落乃环境使然，后来他得以精神复活，则是不断审视自己、改造自己的结果。

人的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人所处的特定环境、所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决定着所观察到的意义。在托翁笔下，聂赫留朵夫在他姑妈家度假、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原是个意气风发、胸怀壮志的贵族青年，“当一个青年第一次得以不按别人的指导而由他自己来领会生活全部的美和它的重要性，领会到事业之于个人至关重要的时候莫不如此。在他的想象之中，经他的参与，整个世界乃至他本人，不仅有希望，而且有可能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完善。那一年他在学校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那时他第一次明白到土地私有制的真正残酷和不平。他又是个为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平衡不惜作出牺牲的人，于是他作出决定，放弃土地私有权，把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下的土地交给了农民。”

然而聂赫留朵夫后来起了变化，他沉沦了。这种变化是他三年后进入京城彼得堡开始，而加入军队后才完成的，因为“军队（指帝俄军队——译者）生活本就容易使人堕落，人一进入军队，没有了合理的有益的劳动，变得无所事事，既不承担人类的共同义务，又能享受军旗、制服和团队的荣誉，一方面，对别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上级则是奴颜婢膝般的服从”；又因为“被遴选入禁卫军，和那些门第显赫、家境优越的军官厮混在一起，由于富裕和接近皇室，就使人加倍地堕落，堕落到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甚至疯狂的程度”。聂赫留朵夫奸污姑妈家半是养女、半是奴仆的玛丝洛娃就是在这个时候。

托尔斯泰把聂赫留朵夫作了一番前后对照：从前他是个诚挚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任何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是个声色犬马、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者，只爱享乐。从前他觉得世界是个谜，满怀激情地想破译这个谜，现在他认为实际生活是如此地简单明了，一切均由他所处的生活条件而决定。那时重要的是熟悉伟大思想家的哲学和艺术家的诗章，如今要紧的是人际关系，是怎样跟同事打交道。从前认为女性是神秘的造物，美丽的化身，正因其神秘所以才迷人，现今他认为女人，除开家里的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外，都具体而简单，是他尝试过的最好享乐工具。那时认为精神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现今认为健康的、精力饱满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但是，人的心理格局除受享乐原则支配的“本我”和受现实原则支配的“自我”外，还有受道德支配的“超我”。聂赫留朵夫是个好学好问的知识分子，热衷于道德问题的探索，因此也就不能心安理得，随波逐流。托尔斯泰本人极其重视社会正义的传统，厌恶支配资产阶级西欧的“财产至上”精神和那套单一的价值观，于是才呕心沥血撰写他的《复活》。

道德，是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契机，也是托尔斯泰观察生活的立足点，是他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形式。托尔斯泰正是从道德的视角，要求自己以及他人严于律己，对上层贵族那些卑鄙庸俗的人们痛加鞭挞，而对普通人民，对于被侮辱被损害者满怀同情的。

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对他后来七八年的沉沦生活感到苦闷、彷徨。当在法庭上与玛丝洛娃不期而遇时，他那精神的我被触动了。这场不期而遇要求他承认自己的罪过。不过，在当时他离承认罪过还远：“他仍不愿屈服于刚在心中抬头的忏悔意识，

他认为这仅属意外，过不多久就会忘记，不致破坏他的生活。他像是在屋里闯下了祸的一条小狗，主子揪住它的项圈，把它的鼻子按到闯下祸的地方，它汪汪叫，想躲远些，把祸事忘掉，而铁面无私的主子却不放过它。”尽管如此，“在他内心深处已觉察到他所作所为的残酷、卑鄙和下流，而且他曾为之陶醉的闲散、放纵、无情的生活也是那么残酷、卑鄙和下流，十二年来他用来遮掩罪行的幕幔已在飘动，他已能窥见幕后了。”

促使聂赫留朵夫最终战胜身上那个兽性自我的是善和爱，包括同情和怜悯。

看一个人是否高尚，首先是看他的心灵建构，是否把自我中心缩小到最低限度，是否关注他人，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能帮助不幸的落难的人，是否表示出爱怜或同情，是否严于律己，简单地说，是否作有效的自我审视，而担任最高裁判的应是良知、道德。

道德，它是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和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是借助此种规范调节个人的社会行为的一种基本方法。道德规范的基础是善恶、义务、正义等观念。它超越“自我”和“本我”，它再不是什么“环境使然”，它要求人作出理念上的抉择。道德和法律不同，道德规范只能通过精神影响的方式（社会舆论：赞同还是谴责）去要求人们遵守。道德中有全人类的共同成分。当然，道德还有一定历史时期的和阶级的规范、原则和理想，道德这个概念的外延与诸如阶级斗争概念等在某处相切或相交，但按其内涵而言，它是哲学的一个专门部分，是伦理学研究的事。

聂赫留朵夫见被他污辱过的玛丝洛娃竟然落到被判苦役的悲惨命运，陡生怜悯与同情，从而自我忏悔：“可耻又可憎，可憎又可耻！”

忏悔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他清洗灵魂，打扫心灵积垢。他向上帝祈求：“主啊，帮助我，教导我，到我心中住下，清除我体内的一切污垢吧！”托尔斯泰描述道：“他祷告，他祈求上帝帮助他，住进他心里，清洗他体内的积尘。就在他祈求的同时，他的心愿实现了，他心中的上帝在他意识中醒来了。……他感到了善的强大力量，人所能及的一切美好事物他如今觉得都能办到。”接着，“强大的、永恒的声音在聂赫留朵夫身内响起……”他下定决心：“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冲破缠绕我的虚伪罗网，我要承认一切过错，对所有的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要告诉米西实情，说我是个放荡的人，只是白白扰乱了她的心。我要对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曾与聂赫留朵夫有暧昧关系——译者）也这么说……对于遗产，我应本着公道处理。我要对她，对卡秋莎（玛丝洛娃）说我是个无赖，在她面前我有罪，我要减轻她的苦难。是的，一见她就请求她宽恕……如果有必要，我就和她结婚。”

聂赫留朵夫悟到社会和秩序之得以存在，只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善和爱。这种认识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原来找不到出路的爱的洪流现在奔腾着涌向他遇见的一切人。它得以使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人性升华，也使玛丝洛娃成为新人。《复活》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都是聂赫留朵夫爱和恨的展示：爱普通人民，同情受难者，恨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复活》用善和爱镜照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俄国社会的上下阶层。

书中提到了上帝，提到了《圣经》，特别是在篇首篇末引用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中的戒律。托尔斯泰自己也说，他是故意引用福音书上的文字的。不过，托尔斯泰信仰的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信仰的是他的内在精神和他在人类交往

中的重大意义，是为了弘扬善和爱。托翁抛弃上帝的形象而摄取他关于善和爱的道德含义，托翁是从人与人的彼此相待，是从人与人之间寻找上帝的。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指的首先是善与爱。任何的善，任何的爱，都使托翁钦佩。他把上帝作为衡量人的道德的尺度。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上帝起源于缺乏感。人缺乏什么——不管这是特定的，因而有意识的缺乏还是无意识的缺乏——上帝就是什么。”马克思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东正教作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源远流长，它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俄国当代作家阿勃拉莫夫在《我骄傲我来自农村》一文中曾说：“众所周知，睿智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及其他经典作家都读过《圣经》，引用过里面的情节。怎么能不谈《圣经》呢？实际上，我们是按《圣经》、按它的戒律生活至今的。那十条戒律是改变不了、否定不了、且学无止境的，除此外我们想不出有什么比它更完善的了……《圣经》是人类的书。”

人们不难发现，在创作中引用《圣经》或以它为训的俄国作家还有许许多多：扎伊采夫、什梅廖夫、库普林、勃洛克、布尔加科夫、雅申、田德里亚科夫、索尔仁尼琴……

托尔斯泰不是革命家，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伦理学家、思想家、道德家。他写此书旨在作一种道德的选择。因此，冀盼敬爱的读者和文艺评论家们尊重一个民族、一个作家自己的选择，对他引用《圣经》来作说教多多宽容。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先后得到钱善行、李玉皓、赵德泉、程家钧诸位专家的热情帮助,陈莉莉同仁参与了部分翻译及校核工作,特此表示感谢。